

不能被说服

——读《长恨书》

□文彦

合上书,心如静水。不禁开始怀疑,是我老了吗,内心变得粗粝,再也不易感动?又或者是我不相信爱情了?

《长恨书》有着很炫目的推荐语,“英国亚马逊连续两年kindle销量之首,美版豆瓣Goodreader高分好评”,“一封令千万读者心碎的催泪情书”“长信将至,等一人归”,我因此选择读它。

本书中有两位主人公,皆为女性,来自两个年代。

30年前的女人名叫克里西,医生的女儿,二战前与比利相恋,克里西父亲出于门第之见反对。克里西不小心怀孕,比利吓坏了,竟转身离去,克里西以为被抛弃。医生父亲将女儿送往异乡,扣下比利的求和信,阻挠两人消除误会。之后比利参战身亡,克里西在修道院生下孩子,孩子被迫送人。她一直保持单身,直到看见那封信,过了半生的她才获得内心平衡,有了重新爱人的能力。

30年后的女人叫蒂娜,深陷于家暴中。蒂娜无意中得到比利的信,被丈夫误解,暴力中蒂娜流产,丈夫负疚醉死。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找收信人,恰遇克里西被领养的儿子,两人相爱,成就美满。

一封信链接了两个时代。构思精巧,作者也竭力使两个女人的命运得以展现,克里西被放逐到偏僻之地,没有家人恋人陪伴,生下孩子被夺走。蒂娜在酗酒的丈夫面前战战兢兢,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法保住。她们足够凄惨,但没有引起我的同情,甚至略略对女主不喜。反观小说历史中两个著名的出轨女性,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她们行为本该遭人批判鄙视,却得了人们的怜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也许这正是通俗故事与文学作品的区别。故事只要求情节曲折离奇,而文学却会塑造人物,使人物饱满真实。何为真实?任何小说都是虚构,但有虚构的真实,这真实是因为它遵循了现实逻辑,反映着普遍人性。我们在安娜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的是自己对于单调刻板生活的厌倦,对丰富世界的渴望,自己努力与现实搏斗,却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同情她们,何尝不是同情我们自己。

读这本书,我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作者令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试图说服我,但我未曾起波澜。首先两个女主人公没有成长的经历,只是被动承受命运,她们是作者笔下机械的木偶。克里西顺从父亲离家,到孩子被夺走,又过了几十年,她没有去探究当年真相,没有找父母寻求谅解,没有努力寻找自己孩子,没有接受另一个男人使自己幸福。她是作者顺从的孩子,顺从到麻木不仁。

蒂娜是个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具有受虐倾向,丈夫酗酒暴力,不事生产,她也尝试挣脱,但只要丈夫表示点好意,招招手,她又飞蛾扑火般靠近。与第一个女主相比,时隔30多年,时代在前进,而她仍旧是个可怜可悲的女性。作者令她寻找信件背后的故事,使爱情降临到她身上。那个对象,克里西的儿子写得很苍白,没有让人不得不爱上的理由,不过是作者为蒂娜安放美好结局。

文中的爱情也没有说服力,起链作用的信件似乎具备不了感天动地的力量。因为第一个女主克里西与男友之间充其量是一个短暂的初恋,他们的爱情经历还未升华到足以使一个女人用半生来咀嚼的程度,至少读者在文中找不到憾人的深情。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被爱伤害过心,也有遭到重创,但时间是医治的良药,爱与恨在岁月里渐渐弥散,生活仍旧继续。克里西最可能的现实是早就与杰基结合,过着平凡人的生活,面对迟来的信勾起对青春的怀念,未爱错入的欣慰,隐约的伤感。

我以为一本好书,人物不是作者强行给予标签,比如善良美好,而应当是读者从细节中去发现,慢慢建立起对人物的印象,在心中勾勒出人物性格与面貌。我们在故事进展中理解他们,因为理解所以爱,所以恨,所以同情,所以悲伤。这部小说更多注重故事情节及技巧,忽略人物塑造,无论主角配角都是单薄的,经不起考究。

所以,这仅是一个故事,努力构造的一个治愈类故事,却打不到人的心里,徒然有一个华丽标致的腰封。

459

近世以前的中国士人,大抵相信“三代”(夏商周)的政治神话,相信“圣王”(尧舜禹)的真实存在,这种以上古为政治黄金时代的信念,承自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

但想想,诸子的时代,是中国史上最自由的时代,他们的头脑是最活络的,就真那么迷信“三代”之治吗?我想,除了法家,先秦诸子几乎皆大力宣扬尧舜政治,恐怕就跟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大力宣扬中国文明一样,其实是意在批判此时此地的现实,批判自己所处的社会,批判他们活的暴君或恶吏吧。只不过,启蒙思想家是假借远方的国

度作为政治乌托邦(地理的),诸子则是假借上古的传说来作为政治乌托邦(时间的)。二者诉诸各自的思想资源,但其批判现实的取向则不约而同。

只不过后人去古渐远,不察其政治社会背景,只知一味崇古,沿袭表面上的思想修辞,才形成了僵化的“圣王”崇拜。举世滔滔,就连最有思辨能力、最有自由精神的思想家,都难以跳出这一强大的思想传统——比如,写出了《呻吟语》的明代思想家吕坤。

460

王沉森有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拈出了“天才总是成群的来”的话题,其要旨大致是: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七



新书快递

诗词入门

徐晋如著
中华书局

本书作者继《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之后,特针对零基础的诗词爱好者,撰写此书。从诗词的格律、押韵、平仄、属对、粘对、炼句、排布意象、虚实相生、借题发挥等方面,翔实切当地讲解了学写诗词的诸多要领。本书还解答了为什么要学写诗词、好诗都被唐人做完了吗、为什么总也写不好诗词等诗词爱好者常有的疑惑。既有诗词理论上的讲解,也有实际的诗词写作指导,堪为初学诗词者指示门径。本书语言通俗,富含知识性,同时兼顾了创作和欣赏两方面,对诗词爱好者提升诗词鉴赏水平也有颇多助益。

汪曾祺回忆录

汪曾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汪曾祺一生回忆文章的总结集。分7个主题:自报家门、昆明忆旧、后半生、文坛梨园、人寰、旅食集、创作记历。每一篇都是倾情回忆,每一篇都是锦绣文章。

溪山琴况 琴声十六法

徐櫟、陈忧译注
中华书局

《溪山琴况》《琴声十六法》是明清时期古琴美学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两部。从琴学史角度而言,《琴声十六法》中的一些内容可以作为《溪山琴况》的必要补充,是探究《溪山琴况》早期面貌的重要文献资料,对当代学琴者也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

钱行、钱辉编
九州出版社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抗战家书”,是1940~1945年间播迁大西南的钱穆先生与家人的通信。可惜今天仅存妻子及子女写给钱穆的单方信函。风雨如晦,克己持家,万千牵挂与期盼,只留得浅浅淡淡数行笺。下部“怀念双亲”,收入子女们在张一贯彻100周年诞辰之时,所写的对母亲坚毅一贯的人生和言传身教的追忆文。父亲去世后,儿女们“恩亲补读,走近父亲”,长女钱易首次披露“赴台探亲日记”。穿插全书的老照片,再现岁月芳华。

反读书记(一五八)

□胡文辉

社交有利于学术思想,学者间的互动能激发其知识创造,他举了伯林、维也纳的咖啡馆、海德堡的学术沙龙为例。

这并非一种严密的立论,虽有理由,但也难质疑。怀特几乎一辈子都待在老家塞尔彭(著有名声次于布丰的另一部《自然史》),康德终身未曾离开科尼斯堡,他们又有多少社交呢?达尔文乘帆船远航的时候,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又跟哪些学人互动呢?

我以为,学者真正需要的,是形而上的知识圈,而非形而下的交际圈。最理想的状态,是既有知识创造的大环境,又有个人独处的小环境——既有学问的热烈,又有学人的寂寞。

《总结:毛姆创作生涯回忆录》
编辑后记(下)

□顾真

对有些人来说,聊天既能活跃思维又能放松精神,毛姆却视社交往来为畏途。不管谈话对象无聊还是有趣,他都不愿在对方身上花费太多时间。他生性喜静不喜闹,主动与人群保持距离,比起跟人打交道,他宁可居家读书,他甚至说:“这个世界的歇斯底里使我感到厌恶,再也没有比置身一帮沉迷于剧烈的快乐或是悲伤之情的人当中更能让我体会到疏离感的了。”虽说毛姆素来不喜与人交往,却或许是个耐心的倾听者,更一定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说自己不喜欢“整体意义上的人”,但对“单个的个体”充满兴趣。人性的复杂与这种复杂在每个人身上造就的矛盾与反差,让他感到兴味盎然。他对人的兴趣主要出于职业的考虑,他将人看作对自己写作有用的素材,并不掩饰功利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毛姆加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这段间谍经历,不仅成了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小说《阿申登》(Ashenden)的灵感,更让他体会到了旅行与独处的美妙。时常变化的空间为毛姆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新鲜的人”,不停丰富着他小说家的人格。毛姆难以忍受周遭环境的一成不变,不愿自己的身心囿于一时一地,同样,也没有哪一种观念、哪一种信仰可以说服他抱定终生。幼时的毛姆一度是个虔诚的信徒,可很早就遭遇了信仰危机。陷入迷茫的他求助于经典作家的哲学和宗教著作,读柏拉图、读罗素、读基督教神秘主义作家,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毛姆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认为“一个人信仰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他只愿意相信艺术,因为唯有艺术,才能解放艺术家的灵魂,“作家唯有在他的创作中寻求满足,才是真正保护的”。

《总结》出版后,名作家普利切特(V. S. Pritchett)和格林(Graham Greene)都给予了好评,也很受读者欢迎,美国版面世不久销量就达到了十万册。当然,想从书里捡拾文坛八卦的读者可能会失望,借由《总结》,毛姆是想给自己规划的“人生范式”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轮廓,“因为完整的人生、完美的范式除了青年和成熟的壮年以外,也应该包括老年在内”。毛姆此书是以一贯的自我贬低口吻写就的,他说唯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就是个体完整的生存,随后又轻描淡写地多少否定了“范式”的作用和意义:

它只是因为我是个小说家而为无意义的生活所强加的某种东西。为了让我自己开心,为了满足我那类似一种机体需要的感受,我按照某种特定的规划设计来有意地塑造我的生活:有开端、有中段、有结局,就像我根据在这里和那里碰到的各色人等来构思出一出戏、一部长篇或是一个短篇一样。

言下之意,他遵行的“范式”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心无旁骛地写作,全情投入地生活——“虽然罗马正在燃烧,我们仍旧只能一如既往”。至于对别人的借鉴意义,毛姆虽不见得会在乎,却浓缩在了全书结尾他引用的路易斯·德·莱昂修士(Louis de Leon)的名言中:“生命之美,也不过是每个人都应该以符合其天性和职分的方式去行动。”